

恨衫珠血喋

沉 浮



I 2474
117
,

恨衫珠血喋

沉 浮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喋血珠衫恨 DIEXUEZHUSHANHEN

沉 浮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题字：石东华 封面设计、插图：何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6插页 335.000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石家庄市胶印厂 印数：1+250,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3.20元

内 容 简 介

清朝道光九年秋，民间瑰宝“乾坤珍珠衫”被朝廷侍卫掠回宫中秘藏。因此物价值连城世间罕见，物主几易，遂引出江南辽北，甘青内蒙各路豪杰武林宿将的夺宝酷争。原来此衫薄如蝉翼，满缀珍珠，其中一颗硕大奇珠内藏雕有四层佛像，巧夺天工。奇珠出世于乾隆年间，曾为甘青“地龙会”，山陕“白极帮”所据，后落入抚州总兵尚二雄之手。围绕此衫此珠，官民明争暗斗半个世纪，经道光十三年中秋佳节于望云楼前一场血战，黄袍老怪，七刹魔尼，昆仑散人，铁秤砣等一干朝廷鹰爪丧身电光火石之间。天英侯柳若梅等侠女义男，终于认清朝廷宦海的险恶怪吝，出走江湖，走上扶民抗清之路。

目 录

第 一 回	峡谷险道 落魄夫妻千里走单骑 荒村野店 江南豪杰他乡遇故知	(2)
第 二 回	冤家路窄 三方高手逞奇能 波谲云诡 尚府横祸起萧墙	(13)
第 三 回	黄河渡口 末路英雄穷途轻生 豹子岩下 一代剑宗狭路逢讎	(26)
第 四 回	死里逃生 秦玉蓉冒名避难失英府 追名逐利 铁秤砣奉旨密杀松江城	(39)
第 五 回	机关败露 飞云楼苦禅孤身战群魔 似曾相识 堆云洞幽烟几疑梦里人	(53)
第 六 回	刀光剑影 寒潭畔 设伏兵 鹬蚌相争 天英侯 巧取乾坤衫	(66)
第 七 回	心怀叵测 活阎王 夜闯延寿阁 剑光纵横 尚府 云试韦玉簪春	(76)
第 八 回	广胜寺内 天虹 禅师独传秘技 风陵渡口 内廷高手折戟沉沙	(88)
第 九 回	真真假假 天英府内刀光烛影 是是非非 高塘镇上人仰马翻	(101)
第 十 回	华县堂前 尚家公子身陷罗网 秦川道畔 形意名手喋血荒郊	(115)

第十一回	摇唇鼓舌 邂逅相逢	异域高僧施杀手 自家好汉误交兵……………	(131)
第十二回	蒲州城内 妙峰山下	夤夜来异士 二女斗郡士……………	(146)
第十三回	阴差阳错 剑胆琴心	侠女巧逢罗汉僧 群雄拼战紫荆关……………	(161)
第十四回	悲恨交集 荣辱漫嗟	红巾翠袖却搵英雄泪 爵府侯门陡起虎狼烟……………	(179)
第十五回	恩恩怨怨 虚虚实实	柳若梅远走高飞 白如意东山复出……………	(198)
第十六回	佛道斗法 官盗火并	七刹魔尼逞凶水月庵 卞氏四鬼拼斗建福宫……………	(213)
第十七回	往事依稀 意马心猿	道光皇帝识破蹊跷 总管大人弄巧成拙……………	(230)
第十八回	奇术怪招 穷追猛打	乌勒登授首 铁算盘逞凶……………	(248)
第十九回	银链鸡心 绝情断义	勾起多少心酸事 引来几场生死斗……………	(263)
第二十回	破庙古刹 佛门圣地	侠士乍遇怪客 群盗勾心斗角……………	(280)
第二十一回	孽债难了 尘缘未尽	倒马关前铁弓金戈 地裂山倒死里逢生……………	(298)
第二十二回	易水故城 青灯烛影	慈母娇女闻凶信 佛门弟子说往事……………	(313)
第二十三回	松涛阵阵 情意绵绵	尚云云初战黄袍怪 秦玉蓉重会亲生女……………	(329)

第二十四回	误中奸计 暗设机关	神笛手身陷密室 毒蝠阵血洗泰陵……………	(343)
第二十五回	珠衫锦匣 拐影剑光	喇嘛殿内拼死活 地宫门前逐高低……………	(360)
第二十六回	山穷水尽 血溅剑鸣	白发宗师遭危厄 红颜少女展奇能……………	(379)
第二十七回	师门留恨 神道洒血	定慧僧除奸未果 千圣手逞凶毙命……………	(394)
第二十八回	一枕黄粱 二渡易水	强徒巧计成空话 侠士丹心染碧血……………	(411)
第二十九回	无心访友 有意寻仇	荒野草寮难为座上客 电闪雷鸣又落阶下囚……………	(429)
第三十回	恩怨无期 善恶终报	望云楼内唇枪舌剑 璫珠峰下腥风血雨……………	(449)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列位看官，这首《水龙吟》，一百零二字，用的全是仄韵，声调激越悲壮。乃辛弃疾所作，实属千古绝唱。在下权借这首《水龙吟》，引出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的一桩奇案。这桩奇案说的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生离死别、血痕斑斑。多少武林豪客、江湖强梁卷入其中。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枉死城中又添了多少新鬼，封神坛前平增了几许旧客。掩卷之余，令人慨然长叹，催人拍案而起。欲知其中底细曲折，且听在下——道来。

第 一 回

峡谷险道 落魄夫妻千里走单骑 荒村野店 江南豪杰他乡遇故知

清朝道光九年秋末。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处的古潼关山道上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一匹银鬃白马驮着一男一女神色仓惶地疾驰狂奔。那男的约摸三十五六年纪，紧身青色箭衣，腰扎指宽的硬带，方脸长眉，背插一对吴钩。那女的也是紧身打扮，腰挎一柄长剑，背上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夫妻俩人都是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无多片刻，这夫妻二人来到一个凶险所在。此处两侧都是壁立的黄土岗，虽不高，却陡峭异常，中间只剩一条羊肠小道，仅容一车一骑通过。那匹银鬃马刚驰进这条险峻小道，倏地，随着两声尖利的哨声，一对燕翅金钱镖迎着马头而来，不偏不倚正中那马的双眼。银鬃马负痛，一声长嘶，平地纵起。说时迟，那时快，将马背上两名骑手抛离鞍辔，向前直甩将出去。那对夫妻真个好手段，虽倏遭惊变，却危而不乱，就在抛离鞍辔的同时，借力弹出，一个“鸿雁双展翅”，两人并肩飞起，双双落于山道上，回头再看那匹银鬃

马，早已横尸路边，再也不能动弹了。

两个刚定下神来，便见前后左右，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似地，冒出五个黑衣人。这五个人，个个身穿对门襟紧身黑袄，双排鸳鸯蝴蝶扣，下身一色玄灰灯笼滚裤，黑布裹头，只露出两只眼睛，每个人的脑际都插一枝白极花。

为首一位黑衣人，手捧一对铁戟，厉声喝道：“呔！识时务的留下买路钱来，否则，休怪我等手中家伙无情。”

那女子此时早已长剑出鞘，但男的却没有动手，只是双拳一拱，心平气和地道：“诸位好汉息怒，实不相瞒，我夫妻二人被官府追逼，远走他乡，已是穷途末路，囊空如洗。哪来的买路钱？大家同是武林道上的朋友，可否高抬贵手，放兄弟一次，日后定当图报。”

话音刚落，一个手持闭血镢的蒙面人跺脚高喊道：“大哥，听他啰嗦则甚？俺操他娘，赶了几百里地，难道就此罢了不成。放走了他们，回去怎向……”

持铁戟的汉子听到这儿急忙截住同伴的话头，冷冷地道：“既然如此，那只好成全你们俩了。”说罢，一声唿哨，五个人便各挺兵器向夫妻二人扑来。

刹那间，一场众寡悬殊的恶斗就在这峡谷古道中杀开了。只听一派断金戛玉之声。

那女子面对两名蒙面汉子，全无惧色，手中那口青萍剑矫若游龙。“灵猫扑鼠”“双蛇出洞”“四马插花”“百鸟朝凤”，剑光飞洒，如苍龙搅海，猛虎下山，瞬息间就与对方过了二十来回合。倏地，那个使双刀的蒙面汉子身形一晃，从背后分左右两路向那女子腋下扎来。后者一见对方使的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滚龙刀法，心中不免一惊。看来这些蒙面客

不象是通常的绿林盗贼，武功均非等闲。因此不敢怠慢，当下施展本门绝技，一个“猛虎回头”，手中剑随即“反弓背射”，只听“咣、咣”两声，早将对方手中双刀荡开，不等对手有任何喘息机会，青萍剑迅疾往前一递。这一招疾若狂随闪电，只听“嗤”地一声，剑锋早已刺入那持刀汉子的右胸，后者身手果然不凡，虽着伤而不忙乱，乘势往后一仰，卸去对方剑力，同时就地一滚，跌出数步之外。

那女子长剑尚未抽转，说时迟，那时快，一柄闭血镢挟着风声早已抢到面门。情急之下，只见她身形一矮，不等镢头落下，却探身抢进对手怀中，左手剑疾点那人“膻门穴”，只听“啊”地一声，持镢人手一松，那柄闭血镢砸在山崖上，火星四冒。谁知对方兵器虽然脱手，却并不后退，左掌顺势往自己受伤穴道上一摸，同时右掌变爪，以擒拿手法一下切中那女子的左腕。后者立时感到一股寒气沁入脉门，知道那持镢人这一爪非同小可，右手剑急攻一招“迎风挥扇”将对方逼开，但手腕上已留下五个乌青指印。

那女子见中了对方硃砂手，左腕阵阵发麻，当下大怒，柳眉竖起，杏目圆睁，手中那口青萍剑顷刻化成千道幻影，排山倒海般地向对方攻去。五招之内就把对手杀得冷汗淋漓。那女子的剑法原出于名门高手，此时以寡敌众，更是使出平生绝技。那蒙面汉子虽说硃砂掌厉害，但一对肉掌哪里挡得住这刀山剑海。情急之下，便扯着嗓子喊道：“并肩子上啊，这婆娘要拼命！”言下之意是让那使双刀的汉子快上来帮忙。谁知后者依然毫无动静。无奈之下，顾不得体面，就地一滚，拔腿就跑。那女子正欲追赶，猛觉得身后破空之声，因怕伤了背上孩子，便猛地回身，右手长剑顺势飞出，只听

“咣”地一声，将一枚透骨钉挑落尘埃，同时疾伸左手去接另一枚，哪知道刚一伸手，便觉左臂一阵麻木，动作稍慢一慢，只听“噗哧”一声，左肩打个正着，刹那间，一股寒气便顺着“肩井穴”直冲“风府穴”，知道是中了喂毒暗器。朦龙间，只见那持双刀的蒙面汉子此刻正依着崖壁，兀自冷笑。那女子怒极之下，正欲挺剑杀去，倏地眼中金星乱冒，脚步已站立不稳，使尽平生力气将手中剑扔出。只听一声惨呼，剑尖刺穿那人右肩，将他活活钉在崖壁之上。几乎与此同时，她自己一个踉跄，猝然往前倒下。

女子背上的孩子适才在打斗中早已吓呆了，此刻见母亲倒下，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持镋蒙面人听见哭声蓦地回头，见状心中大喜，大步赶将过来，捡起那把闭血镋，兜手就是一砸，凭他这一砸砸下去，那母女二人即便不是粉身碎骨，也绝无生理。就在那镋将到未到之时，只听一声断喝：“鼠辈休得猖狂。看钩！”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从斜刺里飞将过来。钩光闪处，那柄闭血镋被甩得不知去向，紧接着“蓬”地一声，那持镋蒙面汉子被一股强劲内力扫出，一个偌大的身躯被打出几丈开外，跌得鼻青脸肿。

来人正是那个中年汉子。适才他与三个蒙面人血战。这三名对手均非寻常之辈，尤其是那个持戟汉子，手中那对戟犹如典韦再世，而且功力深厚非凡，一看便知是武林中挑尖儿人物。那中年男子仗着手里那一对独步江湖的奇门兵器吴钩剑和七乘内功与对方奋力周旋，勉强打了个平手，但身上已是伤痕斑斑。酣斗中，猛然瞥见妻子倒下，便奋力纵出，虽救得爱女，但一看妻子那副模样，便知是中了剧毒暗器。只见她杏目微睁，印堂青紫，口鼻皆血，嘴里只剩下几丝游

气。未几，但见她凄然一笑，双目瞑去。

那中年汉子见妻子惨死，痛不欲生，当即狂喊几声，奋身跃起，正欲拼杀。忽见自己的女儿正惊恐地瞪大眼睛望着已经死去的母亲，两只小手只是在她脸颊上乱摸，心内一阵酸楚，复又跪下，一手抱过孩子，一手执钩，对着妻子的尸体，好半晌默默无语。

“怎么样？这下该把买路钱交出来了把。”那个持戟蒙面人得意洋洋地道。

“好！我这就交给你们。”那中年汉子倏地冷笑数声，猛然纵起，一手挟着孩子，一手挽着吴钩如旋风般地向剩下的两个蒙面人卷来。吴钩起处，在第四个蒙面人左脚上捌个正着，但几乎在这同时，自己的右肩也被对方铁戟重重扫中，那汉子踉跄了几步，鲜血立即染红了半个肩头。情知不好，便使足全身功力，双腿一拧劲，拔地而起，顷刻间就窜上几丈高的黄土岗顶，旋即消失在夜色之中，留下一串杂乱的脚步声。

约摸半个时辰以后，那中年汉子仗着卓绝轻功，已向北奔出十几里路，只见前面荒丘古陵中露出几丝灯光。此时他早已辨不出东南西北，更不知自己到了何处。因伤痛实在难忍，人也已精疲力竭，便不由得胡乱投灯光处而来。待到跟前，才见旷野中孤零零几间瓦房围成一个四方院落。院门前那棵古槐树上挑着个白纸灯笼。上书“乌岭驿”三字。看模样倒象是个客店。那中年汉子也顾不了许多，将那对吴钩插在后腰上，将孩子搂在怀里，几步就跨到院门前，轻轻推门而入。

那门内是个四方院落，此刻悄无人影，只是东厢房窗上

还露出几丝摇曳的烛光，那中年汉子轻轻移步过来，正欲敲门，倏地念头一转，又把那手缩了回来。心想，自己浑身血迹，身上又带着血痕斑斑的利器，这样闯进去，莫不要惊了店家。正当他心念动速之时，却听得里边有人朗声笑道：“客来矣！”随着话音落地，那扇房门“吱扭”一声自己打开。中年汉子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他一抬眼，便见一张帐桌边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个驼背老丈，看模样有六十多岁，但眉眼间却不乏强悍之色，顾盼中那目光犹如电闪火石一般。另一个人却是儒生打扮，约摸三十来岁，模样斯文、飘逸，两人正在秉烛对弈一局围棋。

那老丈一见来人倏地一怔，但旋即站起身来拱手道：“这位客官想必是要住店？”说话时那眼光不断在中年汉子身上扫来扫去。

后者见对方动问，说的一口秦晋方言，也不回答，只是点点头。

“客官就你一人和这孩子，可带女眷？”那驼背老丈又问。

中年汉子摇摇头，脸上不免掠过几丝凄苦的阴影。

“好，请客官随我来。”老丈说罢将那个中年汉子先让到屋外，然后回头对儒生道：“我去去就来，可不许耍赖。”

“知道，知道。放心走吧。我何曾赖过你。”那白面儒生挥挥手，眼光始终不离棋盘。他说话时带着一种明显的江南吴语乡音，那中年汉子不由得一怔。

老丈把父女两人带至北屋西头一间小房内，然后点了一枝烛火，道声安，转身就走了。那中年汉子关了门，先将孩子安排睡下，然后将那对吴钩放在旁边一张小方桌上，解下

满是血污的外衣，露出腰间紧缚着的一个黄绫小包。那汉子小心翼翼解了下来，然后从里面取出金创药自敷。就在他取药的时候，把一件东西碰落地下，赶忙俯身捡了起来，却是一领光耀夺目的珠衫。那汉子捧着它细观良久，神色凄苦之极。须臾重又包好，依然紧扎在内衣之上。就在他包伤的当儿，倏地听见窗外传来一声极为轻微的响动，凭借那高深的武功，便知有人正在隔窗窥视。那中年汉子陡然间右手一挥，凌空向窗外猛发一掌，只听“噗通”一声，窗外有人翻身倒下。那汉子旋即操起桌上的吴钩扑到窗前，从隙缝中瞥见一条黑影瞬息间掠过院子，随即不见。只是东厢房那扇门依稀晃了晃。

中年汉子心中大疑，当即穿好衣服，将烛火灭了，却不睡觉，只是按钩默坐。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再无声息。不知不觉中，那眼皮却渐渐合将下来。

倏地，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低沉的吆喝声从外面传来，刹那间房门被人踢开，闯进一个人来。那汉子睁眼一看，见进来的竟是自己的爱妻。只见她浑身血污，兀自对他凄然苦笑。

“玉蓉！”中年汉子蓦地站起，双手便来拉自己的妻子，谁知却扑了个空。定神一看，哪有自己妻子的踪影。但院子里却分明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其中一人操着满口京腔，吆五喝六地道：“掌柜的，都死哪儿去了？快给我出来。”那中年汉子倏地一惊，睡意都飞到爪哇国里去了，伏到窗边从隙缝中朝外看去。只见院子里黑压压站着七、八个人。为首一人身穿长袍马褂，是个干瘦老头，看模样极象衙门里的师爷，在他左侧是个胖人和尚，右侧则站着个彪形黑大汉。

后面那些人看得不甚清楚，但似乎都是那干瘦老头一伙的。这时，只见东厢房门开了，那个店主老丈慢悠悠地走出来。一到那几个人跟前，双手一拱，不冷不热地道：“诸位客官息怒，要住店么？”

“不住店找你干什么？”彪形黑大汉京味十足地道，神色十分骄横，“适才叫你没听见？聋子是不？”

“客官切莫开口伤人。”驼背店主不软不硬地道：“休要弄大。”

“开口伤人？我揍你又怎么样？”那彪形黑汉说着，蹑上一步，右掌倏地拍向店主的肩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店主老丈左手变爪一下切住对方脉门。这一招出手快极，那彪形黑汉并未想到那店主老丈会有武功，因此全不提防，这一爪切个正着。但他的反应也是极快，右腕一被对方抓到，不等后者发力，左掌一横，“呼”地一声就向店主老丈手臂“曲池”穴砸来。只听“啪”地一声脆响，后者的右掌一个“雪拥蓝关”恰与黑大汉的左掌接个正着。后者的身体顿时震飞出去，而驼背老丈只晃了晃。隔窗窥觑的中年汉子看到这儿不觉大惊，不期那店主老丈内功竟然这般了得。就在这当儿，只听那个师爷模样的干瘦老头哑笑了几声，阴阳怪气地道：“店东家好功力！”说的竟是一口浙江益清官话。中年汉子心中猛地一动，不等他继续想下去，只见这干瘦老头起右手食指对准店主老丈腋下虚点一点，后者猛然将双掌一立，封住门户，说来也怪，尽管那指头离掌尚有一臂之距，但店主老丈却似乎忍受着巨大的推力，四平马扎得最稳，却不得不步步后退。眼看快要退到那中年汉子所在的房间南墙根下了，店主老丈见对方依然步步紧逼，便猛然大喝一声，

尽平生力气将双掌往前一推，然后借力一拧劲，平地飞起丈来高。几乎在这同时，只听“嗖”地一声，南墙上一块扁砌青砖竟硬是被生生挤出，紧接着便流星赶月似地穿室而过，“啪”地一声震响，把后包檐的粉墙砸了个碗大的窟窿。中年汉子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自己虽不能算是武学大师，但江湖上内功精深的好手也见过不少，但如那干瘦老头此等功夫，确未曾见过。不说绝顶，也属深不可测，比那种“飞花摘叶”的上乘内功更要厉害几分。不过那店主老丈虽则落败，能在对方指下逃脱性命，自然亦非寻常之辈。正胡思乱想间，只听那师爷模样的老头翘首仰天，纵声大笑，然后道：“裘驼子，想不到你这大把年纪，武功依然不衰，比你掌盘子时还要强些。今日幸会了。”

听见裘驼子三字，那中年汉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驼背店主不是别人，正是十多年前横行长城内外，声震黄河两岸的白极帮帮首，毒龙神爪裘天中，虽则自己没有会过他，但从父辈口中，却多次听说过此人，似乎是介于正邪之间的人物。后来不知为什么销声匿迹，至于怎么会在这里干起这等营生，那就更不清楚了。

驼背店主一经对方点穿身份，倏地从袖内抖出一条银光闪闪的软鞭。正欲发招，只见那干瘦老头脸一沉，然后道：“放肆！把家伙收起来。今日不是来找你的。”那口气十分威严。

“那……你是……”驼背店主欲言又止。

“我是谁，不用你来问。我们只是向你借宿，同时打听个人。”那干瘦老头说道，眼睛四下扫了扫。

“打听何人？”